

撰文/陈翠英



曹七巧与三爷在牌桌上暗通款曲

残梦寂寂：

张爱玲“怨女”书写的前世今生

——为京剧《金锁记》演出而写

根据张爱玲小说《金锁记》、《怨女》改编的京剧《金锁记》即将公演。笔者有缘先行拜读剧本以及剧场设计文案。从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怨女》中的柴银娣再到京剧中的曹七巧，固然三者各有独立自足的形象及生命意涵，然而由小说、剧本彼此“文本互涉”的关系观之，三者皆以怀具多重幽恨的“怨女”形象为核心，由张爱玲的创作（《金锁记》中、英文版）、改写（《怨女》英、中文版），直至王安祈教授、赵雪君同学两位编剧重构情节人物、转换艺术手法，从《金锁记》“前世”迤迤以至京剧中“今生”，此一创作之链似可视为“怨女”的三阶段书写及展演，是七巧形象的再现与重塑。

水晶先生曾指出《金锁记》善用“映象之旅”的手法来展开故事，是一部“没有冷场的纸上电影”，多处运用“蒙太奇”手法来转换场景、推展情节（水晶《张爱玲未完映象之旅——解读〈金锁记〉》）。有关张爱玲小说的表演手法学者已多所阐扬而毋庸赘述，惟此一“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与强调，以意象繁复精准见长的张爱玲不仅仍然在《怨女》中续

有发挥，并且也正切合京剧舞台表演的特色，从而让我们见到“怨女”书写穿越不同文本的一脉相承。

先从《金锁记》中的七巧说起。七巧婚后陷入闭锁的婚姻困境之中，情欲的渴慕、黄金的枷锁，都是七巧灵魂扭曲而痛苦的根源。小说形容她是“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七巧对这玻璃匣子的束缚是有自觉的，她按捺不住跃动的心亟思挣脱而曾经有梦。识破季泽的心计之后，她“要在楼上的窗户口里再看他一眼”，捕捉随风远逝的影子。而玻璃窗仿佛人生舞台，在静默中上演一场影像重迭的戏码：一个巡警缩小的影子被黄包车辗过，又复印邮差骑着自行车、踢球的小孩奔出玻璃的边缘……个个皆成魅影，“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投射出成群的幻象，恍惚迷离，七巧体会到梦想的虚幻，从此封锁生命的窗口，只能偶而透过窗缝窥见窗外“白色的寒天”，苍茫而冷漠。透过窗户意象，小说细腻呈现七巧益形荒芜的心灵世界。

窗景意象的蒙太奇手法也运用到七巧的女儿长安身上。长安和童世舫约会，两人在窗前同看街景时，长安眼中的玻

璃窗仿佛开了霓虹灯的花、尼罗河祀神的莲花、法国王室的百合徽章……繁花似锦，窗面映现的虚景让她情思得以暂时游离囚困的现实，那一度是长安心灵构筑的绮丽春梦。然而正如雨珠银烂的车窗给她漫天星光的绮想，窗景投射的一切终是眼前上演的幻象，长安的幸福毁于母亲恶意的揭丑，注定步上七巧的后尘，只能在余生残梦中自伤自怜。

《金锁记》中，七巧出嫁之前的青春情事仅以简单数笔勾勒而过，肉铺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裁缝儿子，在其苟延余生中像残留的余梦，唤起她对真情的仅存想望。而在《怨女》中，走过韶华岁月的银娣，不类后来只能将满腔相思苦苦缚定差一点让她实现梦想的纨绔子弟三爷一人，“麻油西施”曾经引来许多男人觊觎，深夜有木匠造访戏谑调笑搅动芳心让她挥洒娇嗔；附近男人也大胆伏在柜台微笑，纵无日日谱出活生生的青春乐章；而药铺伙计小刘，额外奉赠银娣白菊花体的贴，更触动银娣情思暗转。《怨女》中，银娣也是在窗口窥望药店，几乎要驰骋心中小小的梦想，然而预感似的“感到一种悲哀”，终究只是闪过心头的浮光掠影，并且也预示了梦想的虚幻。

窗口又意味着现实的延展与跨越，《怨女》中银娣不是在烟铺就是在窗口，看着市井人生在她眼前流过，磨刀的补碗的或是邻人进出，那是她和现实世界惟一狭窄的通道；或是看着对过打牌人家，想象他们是笼中的鸟兽，仿佛也洞鉴了自己。偶尔纵情想象，有一幕是银娣望着窗口挂着的两件一红一蓝袍子，想象那是她和三爷之间的嬉戏玩笑。

京剧《金锁记》则藉由舞台时空流转自如的特色，充分发挥“虚实交错、时空迭映”效果(剧场设计文案)，使人物的“梦想”更为具象化细致化，从而形成镜象反映的后设批判作用。王德威先生论述张爱玲一再“重写”的多重意涵，除了可能藉文本铭刻她自我生命的创伤，另一方面《怨女》中的角色则有更为人性化的展现(王德威《此怨绵绵无绝期——从金锁记到怨女》)。京剧的改编则结合舞台呈现，在

真幻交错、今昔相映、甚至虚实流转的时空错置中，细述“怨女”内在世界的千回百转，也彰显人性更为多重的面向及可能。剧中多次出现七巧的梦境与幻想，舞台效果的具象呈现引领观众体会七巧层层迭迭的新欢旧爱，既有她心灵的偷渡，幻想与三爷拜堂，自己是头盖红巾的新娘；更安排药铺的小刘在七巧婚后仍盘踞七巧心中，投射七巧对情爱的想望，也召唤七巧内在的深沉声音，甚至是自我的冲突与辩诘。

小刘在七巧的梦境、幻想与回忆中反复出现。剧中一开始在七巧想象中他甚至是长安长白的父亲，与七巧过着寻常市井人生，七巧为小刘沏茶，玫瑰香粉则捎来小刘对七巧的关爱，温润有情，真切可感，七巧的前尘旧梦纷至沓来，心灵也深陷悔恨思念的拉扯之中。迢迢十年过后，那曾经向七巧提过亲事的小刘仍是盘踞七巧心头的影像，这份沉潜心底的暖热化作七巧良知真切的呼唤，幻境中小刘除了一贯地在七巧身旁捏脖子递茶，更像父亲一般关切长安吸食鸦片，在七巧嘲弄媳妇乏寿“片刻不能离夫男”之后，对七巧说“不想见你伤人”，小刘带领七巧回到她那曾经“我中原也是清明如镜”(七巧唱词)的过往岁月，小刘就是七巧的镜子。三度“现身”时，他又拿过七巧的烟筒，象征伸出援手抽离七巧沉沦麻痹的人生，当然也是七巧内在的彷徨与挣扎。

《怨女》篇末，银娣房间“关着的玻璃窗远得走不到”，再无前尘远梦；亦无后路可堪回头，《金锁记》剧终小刘走出梦境，“我与你今生今世再无瓜葛”，“怨女”的人生终究得迎向孤绝苍凉的落幕。

京剧《金锁记》让七巧穿越时空在今生的舞台上再现新颜，重塑张爱玲笔下的怨女世界。七巧失落了女人妻人母人媳的身份，她是思妇妒妇悍妇甚至一度走到淫妇的门坎，更成了处处劈伤亲人的怨妇，多重幽恨造就她逸离人伦的灾难人生。让我们惊觉人性的脆弱之余，也再次省思传统社会机制对女性生命的撕裂与阉伤。京剧中的七巧一如《怨女》中银娣，因为惧怕跟着小刘步入平淡无波、侍候老母的婚姻，

因而自我选择姜家，“半由运命半是自身”(七巧唱词)；然而究其根柢，也因女性置身传统父权社会中生命资源的匮乏，肇致七巧惧怕没有钱的苦处因而放弃小刘的素寒家庭，难以抗拒嫂子利诱，选择了“金丝银线翡翠镯子”(嫂子说词)堆砌的空洞婚姻，以自己以及多人的幸福为祭品，终致一切归于荒凉与虚无。

我们因此期待今后现实中不再复制女性噩运，有情人间终止“怨女”的梦魇与悲情，直至生生世世。

(陈翠英：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白勇华



分家一场，曹七巧与三爷争财产，三爷怒摔首饰于地后离去，七巧蹲下捡起